



房龙

手绘图画
珍藏本

给圣彼得的报告

Report to Saint Peter

〔美〕亨德里克·威廉·房龙◎著

颜海清◎译



中国出版集团



现代出版社

给圣彼得的报告

Report to Saint Peter

〔美〕亨德里克·威廉·房龙◎著

颜海清◎译



中国出版集团



现代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给圣彼得的报告 / (美) 房龙著 ; 颜海清译. — 北京 : 现代出版社, 2016.1

(房龙手绘图画珍藏本)

ISBN 978-7-5143-3690-0

I. ①给… II. ①房… ②颜… III. ①传记文学—美国—现代 IV. ① I712.5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5) 第 103385 号

给圣彼得的报告

-
- | | |
|------|-----------------------------------|
| 著 者 | (美) 亨德里克·威廉·房龙 |
| 译 者 | 颜海清 |
| 责任编辑 | 周显亮 哈曼 |
| 出版发行 | 现代出版社 |
| 地 址 | 北京市安定门外安华里 504 号 |
| 邮政编码 | 100011 |
| 电 话 | 010-64267325 010-64245264 (传真) |
| 网 址 | www.1980xd.com |
| 电子信箱 | xiandai@vip.sina.com |
| 印 刷 | 大厂回族自治县祥凯隆印刷有限公司 |
| 开 本 | 700mm×1000mm 1/16 |
| 印 张 | 10 |
| 版 次 | 2016 年 3 月第 1 版 2016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
| 书 号 | ISBN 978-7-5143-3690-0 |
| 定 价 | 25.80 元 |
-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未经许可, 不得转载

《给圣彼得的报告》是亨德里克·威廉·房龙的最后一部著作，也是一部未完成的遗作。在他过世后的两个星期，这些差不多有200页的书稿摆到了房龙先生的美国出版人的面前。如同他之前许多非常有名的著作一样，房龙将他的书稿写在了厚实的橘色纸张上。作为跟房龙先生共事多年的编辑，我被召唤来先过目一下这些可怜的、单薄的书稿（他的个人作品总是篇幅浩大，是他广阔的胸襟和深邃思想的体现）。作为一篇记录其生平的著作（《给圣彼得的报告》还能是别的什么呢？），威廉并没有追溯其学校生活。这篇自传只让读者窥见了很少一部分房龙的童年生活，更多的则是关于人类的故事。其结果就是，亨德里克·威廉在几十年间，用这些历史幻想曲给全世界上百万的读者带来欢乐。

在他生命旅程的最后几个月中，当亨德里克·威廉将他所剩精力都投入到战争和相关活动的时候（这足够耗尽一个完全健康的人的精力），我忘记了在那最后的日子，著书应该只是“空闲时间”的消遣。所以，我意识到，只有房龙夫人才能告诉读者们，为什么房龙先生会写《给圣彼得的报告》这样一本带有预言性的题目的书。最初，我打算摘取任何他给我的信息的一部分，但是看到这封发自老格林尼治的信时，我觉得除了再现它的全部，其他任何行为都是不合时宜的。

华莱士·布罗克韦 (Wallace Brockway)

1946年1月8日



亲爱的华莱士：

你问我为什么亨德里克·威廉会想到要写《给圣彼得的报告》。嗯，事情是这样的。

另外一本大书快要到期了。上一部是《房龙的生活》。在那之前的是一些与格雷丝·卡斯塔内塔（Grace Castagnetta）合作的音乐书以及托马斯·杰斐逊（Thomas Jefferson）和西蒙·玻利瓦尔（Simon Bolivar）的小传记。《房龙的生活》在1942年出版，而当时已经是1943年了。另外一部“大部头书”已经计划要出了。

在过去的十多年，亨德里克一直对“平凡人”（The Average Man）这个题目印象深刻，但是，都没有找到适合这个题目的内容。你认真考虑这种情况就会发现，平凡人都做着普通的事情，生活中没有那么多戏剧性的感染力——也就不能够撑起一部大作品。也许看过《妇女家庭》中故事的人会发现，故事中女主角所遭受的磨难和苦难远超过任何一个普通人可能遭遇到的。

很多人建议亨德里克写自传，而我也希望他写。他曾经四处游走，愉快、安全而又有目的地环游过世界，也见识到了许多普通人没有见识到的景象。但是，亨德里克对此感到不好意思。最终他说，如果我觉得这是个好主意的话，那么，他会实施。“但是它里面不会有传记”（他很喜欢小时候在荷兰所学到的关于希腊的知识。在那个年代，所有贫穷的小淘气包们都要接受这个课程）。所以，在1943年夏天他开始写作了。比起写作来，他更喜欢绘画。遗憾的是，书总是比画卖得更好。

是的，在一段时间内他在写这部自传，直到某天他想起一个激起他兴趣的题目——《给圣彼得的报告》（以下简称《报告》）。他说如果在他进天堂大门之前将所有的事情都写下来的话，那么，在他遇见老彼得的时候，圣彼得会比较省事。

我个人在看过其中几页之后，被他说服了，确定这本《报告》就是我们之前所说的自传，亨德里克自己也很喜欢，每个来看望我们的人都看过已经画出来的画。我的记事本里记录了一个日期，“M.H早上来看望我们，并看了《报告》一书”。

12月初，亨德里克受邀编写《荷兰陆军指南》一书，同其他小指导书一起由军队出版（顺便提一下，他并没有完成），这让他将《报告》一书搁置在初始的阶段。他决定写一本世界历史的新书。

给 圣 彼 得 的 报 告

1944年1月8日，我的记事本里记录如下：“亨德里克决定放弃写新的历史书而开始写《平凡人》。”写了短短的前言之后，他又开始写《古斯塔夫·瓦萨时代》（以下简称“瓦萨”），这本书同《杰斐逊传》《玻利瓦尔传》一起列在一册青少年传记读物中。（《古斯塔夫·瓦萨时代》一书于1945年在美国出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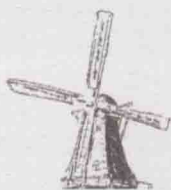
1944年2月是个糟糕的月份。亨德里克的心脏病一次又一次发作。战争愈演愈烈，他十分担心。有关写书的想法一个又一个地闪现在他疲惫的脑海中。3月的一个晚上，他决定撰写18世纪的历史，制订了新的计划之后，他高高兴兴地去睡觉了。第二天早上，他去世了。

华莱士，这是我能告诉你的，对《给圣彼得的报告》开篇所知道的一切。他可能会在停歇之后断断续续回到这本书上，但他太累了，以致不能长时间集中在这上面。我希望我提供了你所需要的。

吉 米



目录



- 01 我出生的地方的环境 / 2
- 02 鹿特丹，我生长的地方 / 10
- 03 盒子里的木乃伊和海岸边的石刀 / 30
- 04 稍作停顿，看看我是否还在主题中 / 41
- 05 我追溯了一下那个年代 / 54
- 06 祖先的共性和我的特性 / 67
- 07 与早期基督徒同行 / 82
- 08 一长段的离题，主要是关于修道院 / 93
- 09 地狱之火以及它为什么会燃烧 / 125
- 10 我曾想做一名骑士，但没人理解 / 132

给 圣 彼 得 的 报 告



给圣彼得的
报告



01 我出生的地方的环境

1943年2月9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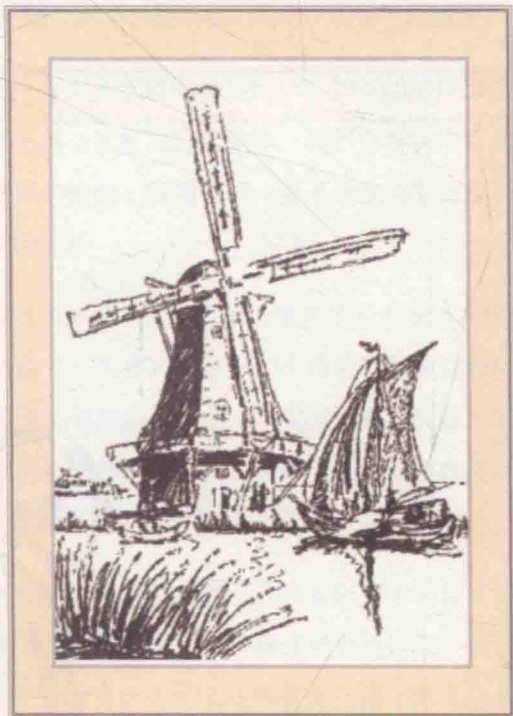
我出生于1882年1月14日。我不知道那个重大的夜晚是否吉星高照，也不确定摩羯座和大熊星座是否在天上的哪个空间同伊斯塔女神玩耍。我知道星相学从穴居人时期一直到他们的后代阿道夫·希特勒时期都在历史上起着重要的作用。我曾经认真研究过约翰内斯·开普勒（Johannes Kepler）为沃勒斯坦公爵和马蒂亚斯（Matthias）大帝绘制的天宫图。但是，我把星相学看成同手相术、命理学、《圣经》占卜、鬼魂占卜、肠卜、眼睛占卜、鸟卜、地卜、食卜、诗卜、手指卜、烟卜和先进教育法一样。

我不想说他们没有任何内涵。很多比我聪明的人都在研究小鸟的飞翔、手掌的掌纹、老鼠的行为、烟从烟囱中飘出来的方式或者公鸡啄谷粒的方式中找到了安慰。我曾经也读过他们的文章，某些诺查丹玛斯的疯狂信徒试图说服我，说这位法国医生绝对不是江湖骗子。而他对于拿破仑大帝以及里斯本的那次灾难性的涨潮的预见，并不像16世纪早期的巫师的胡说八道，这时，疑云笼罩在我头上。

大约15年前，当“大荒谬时期”使整个世界富裕的时候，当投机者看星相（因为缺少足够的信息）想知道“美国钢铁”会不会在第二天上涨20点或者下跌30点的时候，一个星象家协

耶稣会士在传道途中

会的姐妹劝我查明出生的确切时间。我赶紧给一个我出生时在场的婶婶写了信，她告诉我，那是1882年1月14日夜里的3点多一点儿，而接生的医生同这个新来者经历了长时间的战斗后说：“嗯，他看起来安全了，声音也大，但是，上帝，请不要再让我经历这样的夜晚了，这小子应该至少有9磅重。”



当然，这种事情发生在早年。那时可敬的主妇们在她们家中隐蔽的地方生下孩子，而且当时手头没有秤，我的重量是由一个助产士估计出来的（或者是几个帮助医生的助产士，他们比普通的医生知道得更多）。但是，这个婴儿现在已经长成6英尺2英寸（1.88米）高，大概285磅重的人了（尽管我做了很多的节食减肥），每当想起母亲在此前受的苦，我就一阵战栗，痛苦了几个小时后，她得知孩子是个男孩儿，并且长得很像他的父亲。

这个十分不公平的安排常常让我难过，因为我很爱我的母亲，而我从来对我的父亲都没有真挚的情感。我不喜欢父亲的原因，当读者读到这部书的中间部分就会有所了解了。同时也会明白为什么我从来不喜欢我的长相。很小的时候，我就试图把我自己同父亲区分开来，但是，不管我怎样



我出生的房子已经不存在了。每当想起母亲在此前受的苦，我就一阵战栗，痛苦了几个小时后，她得知孩子是个男孩儿，并且长得很像他的父亲。这个男孩儿就是我。

努力，我都无法改变他在我的眼睛、鼻子，还有我的嘴形上面留下的痕迹。

这也同样解释了为什么我不是很喜欢镜子和照片。它们都提醒我那些我尽量想忘记的事情。这种厌恶甚至发展到这种地步，偶尔会有非常喜欢我写的书的读者请求我寄一张照片给他，我就会寄一张不是我的脸而是我的手的照片，因为我的手很像我母亲。

我想这就是我要报告的关于1882年1月14日的全部内容。我出生的房子已经不存在了。它在纳粹试图“给世界其他地方一个教训”而轰炸鹿特丹时被炸毁了，那些石头也被带到科隆以及汉堡——英国皇家空军曾经轰炸过这两个城市——成为重建材料。那条街也被并入一个新的城市修建计划，而不再遵从原来古老而可敬的老鹿特丹的原貌。

我家乡的档案馆也在纳粹沉迷于彰显其残暴行径的时候毁于一旦（其后也有很多的暴行，甚至变本加厉），所以，现在除了我自己以及一份当年1月15日《新鹿特丹报》之外，没有什么可以证明我曾在那个地方生长过。这份报纸非常神奇地出现在一个小箱子里。大概30年前，我用这个箱子来储存母亲的信件和其他个人物品，而在某一天（预感到另外一场战争的来临），我从米德尔堡的一个储藏室里翻出我的书和一些东西送到老格林尼治的时候，我发现了它。

这份4页的报纸的头条是《伦敦一起新的耸人听闻的审判》，似乎有个叫作乔治·亨利·兰森（George Henry Lamson）的人因为急需钱用，就毒害了有3000英镑家财的自己的小舅子佩西·马尔肯·约翰（Percy Malcom John），他这么做是因为在他小舅子死后，会有一半的财产归小舅子的姐姐，也就是上面所提到的乔治·亨利·兰森的爱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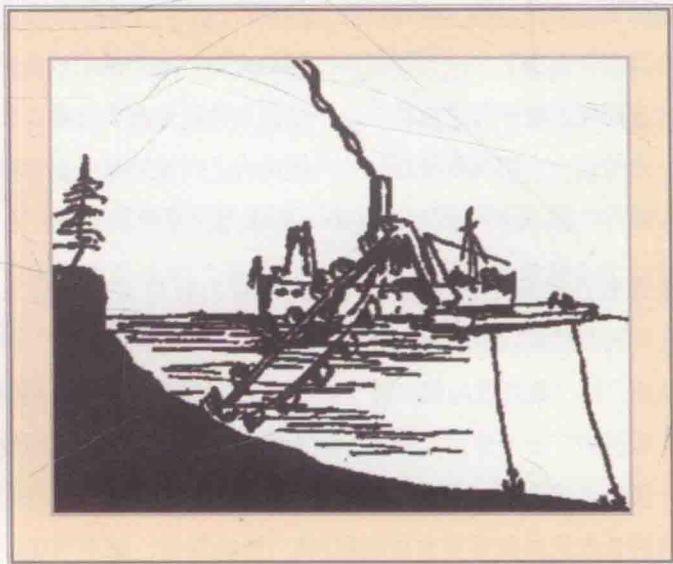
奎宁和乌头根是这场惨剧的主角。这两样东西原本在一般情况下是不会起作用的，但是，可怜的佩西·马尔肯·约翰是个残疾人，他抵抗不了

乌头根对他脆弱的心脏和肺的伤害，很快陷入昏迷。有人把他背到床上（他一直喊肚子疼），并听到他呻吟道：“这都是我的姐夫做的好事，这次他终于得逞了。”

遗憾的是，这篇关于《伦敦一起新的耸人听闻的审判》结束了，而且伦敦的报纸没有做后续报道，我也不知道这个“该死的姐夫”最后结局如何。但是，《新鹿特丹报》的英国通讯员毫不怀疑地认为，法官会严惩这个狡诈的罪犯，不出两个星期他就会被绞刑处死。

报纸的其他部分新闻会让那些鹿特丹的好市民感兴趣，因为他们深信加尔文所说的，不要浪费时间在那些“邪恶的世俗文学”上。还有一篇来自北极探险船“威廉·巴伦德赛”号（Willem Barendse）的指挥官的长篇报道：他到马延岛水域的第四次旅行即将成功结束。还有一篇是关于“少年犯罪”的报道，它预言了如果不阻止这些“道德和秩序的败坏”行为将引起怎样可怕的后果。一个来自海牙的不幸的20岁士兵宣称，作为一个基督徒，他无法穿着国王的制服被训练成为人民的杀手，而他被判3个月的拘留，还有6个月在特别军营中从事重军事劳动的处罚。一个市民非常高兴地接受了来自法国公共教育部部长的“法兰西艺术学院会员”的证书。斯海弗宁恩（Scheveningen）的渔民正在罢工，一个阿姆斯特丹的绅士收到一封匿名信，一个匿名的记者威胁说除非他得到50荷兰盾，否则就烧毁他的房子。通过常备不懈的阿姆斯特丹警察的英勇侦查，很快发现这封恐吓信是由一个前殖民地士兵发给他的姻亲的。

然后是有好多离开或者是到达的船只的讯息。一个蒸汽挖泥机已经安全地抵达库拉索岛，准备开拓威廉斯塔德海港。对咖啡的需求是“平稳”；而对茶的需求是增长的。纽约交易所前一天的石油报价是100美元6.875桶，费城也是一样，但是，现在的低价是没有希望上涨的，除非投机商发觉了利益增加的机会。



一个蒸汽挖泥机已经安全地抵达库拉索岛，准备开拓威廉斯塔德海港。

根据路透社的电报，甘必大在法国国民议会发表了一份关于修改法国宪法的讲话。维也纳的路透社报道了土耳其是如何试图争取德国和奥地利在埃及和非洲问题上的支持，罗马、维也纳、柏林和君士坦丁堡的大臣们相互交换意见。在遥远的巴勒莫成立了一个有限公司，目的是为了在埃特纳山山顶修铁路。一个愤怒的市民写信给报纸的编辑投诉，即使是在城市的偏远地区，也应该保留5美分车票的标准。德国歌剧正在上演《胡格诺》，来自海牙的皇家法兰西歌剧院正在上演《拉美莫尔的露契亚》。

莫里斯·森 (Maurice Son) 医生 (根据新的法律，他的职业应该称为“D.D.S.”) 将他的工作时间改为早上9点到晚上8点，而他的同僚，白奇 (Beich) 医生同样延长时间，但是，他显然没有像他的对手那样延续那么长时间，不过，他声明他会“每天”都在办公室。还有另外有关医疗的是一册通俗读物的广告，这册书的主题是“普通感冒以及如何治疗”，作者

是尼梅尔医生。他曾经将一本德国的作品翻译过来，书名叫作《儿童：给母亲们的建议和提醒》。一对都说外国语的夫妻，希望他们成为轮船上的乘务员“定期往返航于母港之间”。一个糕点师傅在招收助手，要求是天主教徒、未婚；一个阿姆斯特丹的公共捐助人（丹麦26号）出售抽奖券，并且人人都可中奖，最幸运的人可以保证每个月获得40万法郎。

一个拿着巨大瓶子的天使把人们的注意力吸引到“牙齿天使”上面——这种药能够瞬间将所有的牙齿问题解决；精致的“淑女”牌鞋子只卖25荷兰盾，而“最新款的纽扣鞋”现在只卖5.5荷兰盾；一个用德文写的百音盒音乐匣的广告十分引人注目，因为它的一半内容是反着写的。一家银行新开张，正在寻求50万荷兰盾的资金投入。纽约辛格制造公司提出，租用它的最新型机器只需要支付每周1荷兰盾的租金，如果用现金支付的话则只需要支付18荷兰盾。有人在求购一个工厂的铁烟囱。一个叫J.A.文贝克的宴会承办专家提出，他可以用快乐的诗歌、无尽的笑话和惊喜来愉悦任何宴会。一些海运企业家，列出了他们的轮船的船长的名字，宣布这些船只（同其他一起）即将起航：哈兰斯堡尔号（400吨）、丹米崔斯号（Demetrius）（380吨）、森马兰（Semarang）的康多号（Condor）和鹿特丹市号（都是一样的700吨）、苏拉巴亚号（Surabaya）、格拉斯高号和克里斯提安尼亚号（可破冰），还有在第二页的底下某个地方有两行文字告诉繁忙纷扰的世界，E.J.房龙·汉肯（E.J.van Loon·Hanken）夫人生了一个儿子。

大约20年前，我沉浸于我的哲学情绪中（这种情绪让我的家人说道：“我们祝愿爸爸能够走出它，重新变得快乐！”），我受到一个问题的困扰，那就是：环境究竟对于一个人的成长有怎样的影响？我积极地到普罗伊兹（Ploetz）博士的著名的历史摘要里面搜索（哪怕是蛛丝马迹），看是否能发现，在我第一眼看见月光的晚上（因为从报纸上看到1月14

日的天气报告表明，当晚月光皎洁），有事件发生。但是，我发现1882年是人类有史以来最平凡的年份之一。不久之后，在我漫无目的的阅读理查德·瓦格纳（Richard Wagner）的生平时，我发现瓦格纳刚好在我出生前的几个小时完成了《帕西法尔》（*Parsifal*）这部戏剧。然而，我却没能发现这两个事件之间的联系。天知道我是一个傻瓜，但并不是纯傻瓜，我贡献一生追寻的“圣杯”同上帝在最后的晚餐跟他的信徒们饮酒的“圣杯”大不相同。



02

鹿特丹，我生长的地方

对于后代来说，纳粹让很多事情更加简单。鹿特丹人从未热烈的喜爱艺术。他们习惯性地忽视在这个城市出生的文学家。当然，这里有伊拉斯谟的铜像（德国人的轰炸引起大火后，它被融化了），但是，这个铜像的建立更多的是迫于外界的压力而不是本地人的热爱。对于荷兰人以外的人来说，鹿特丹之所以著名，在于它是那个时代最有学识的人的出生地，而如果各种各样的外国人来到这里瞻仰伊拉斯谟时，发现连他的明信片都找不到，这是说不过去的。另外一个被认为是“国家赤子”的文学家，他的雕像矗立在公园之中（据我所知，现在还留在那里），叫作亨德里克·托伦斯（Hendrik Tollens，1780—1856）。没必要在你的百科全书里寻找他，因为那上面并没有。他是一个可敬的老绅士，同时做点粮食生意并写了一些高度爱国的文字。他的一首诗不知道怎么被提高到国家颂歌的高度。那是一首略带伤感的优美的打油诗。如果不以感情做判断的话，他并不是一个莎士比亚式的才子，但是，在他还活着的时候，他就被巴尔的摩的市民们奉为莎士比亚式的才子。所以，亨德里克·托伦斯的雕像由当地人捐款用大理石雕刻。但是，不知我的祖国的市民捐助（虽然是捐谷物）是因为他们看到托伦斯诗歌中的爱国情感呢，还是他们真的很爱他，我无法判断。可能两者都包括一些。

在大教堂里面有一些非常好的墓地，那是六七位17世纪为